



世上只有妈妈好



刘美玲

“妈妈,妈妈……”

手术后的第二天,儿子告诉我,从手术室出来后,处在半昏迷状态的我说了很多胡话,后来一直念叨:妈妈,妈妈……

“是吗?”我瞬间沉默下来。

女儿接过话说:“不管在什么年龄,人的潜意识里最依赖的还是妈妈!”

是的,人到中年,我习惯了已经长大的自己,习惯了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习惯了偶尔与千里之外的母亲打打电话,聊聊家常,习惯了在母亲面前表现得坚强快乐。却没想到这次麻醉药的效果却出卖了最真实的自己:有母亲在,走得再远,我仍是一个孩子!

谈及母亲,回荡在我脑海中的画面遥远又清晰,画面中的母亲是多面的。

母亲是美丽、活泼、文艺的。

记忆中,母亲常年梳着一条乌黑发亮的麻花辫子,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有神。母亲除了常年在田间地头忙碌各种农活,农闲时更是村里的文艺骨干。

母亲扮演过很多舞台角色,例如杨开慧、刘三姐、《白毛女》中的喜儿、《刘海砍樵》中的狐仙胡秀英、《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等等。

提起母亲,村里的父辈们很清晰地记得关于母亲演出时的小插曲。有一次,母亲与父亲正同台演一个打日本鬼子的话剧。剧中,母亲扮演的角色开枪打死了父亲扮演的日本鬼子的角色,谁知道在父亲倒下的一刹那,正在舞台角上看戏的我竟一下子冲上了舞台,抱着父亲大哭。一台戏就这样被我搅了,看戏的乡亲们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在台上的情景,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提起年轻时的母亲,村里的父辈们仍直夸母亲当年是

把唱戏的好手:不仅人长得俊俏,身手敏捷,嗓子也是婉转清亮。

母亲更是勤劳、能干、坚强的。

我父亲是老师,家里十来亩稻田的农活,无论轻重粗细,基本落在母亲肩上。记忆中,每天早上,鸡叫过头遍,母亲便披衣起床,开始一天的忙活。她除了种好生产队分给的人头田,还上山开垦荒地。春播秋收,菜地禾田,粗工细活,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一个人辛苦打理。每到秋收,我家的谷仓总是装满了稻谷,偏房里则堆满了各种杂粮瓜菜:红薯、玉米、高粱、芋头、冬瓜、南瓜……在别人缺衣少食的日子里,正是因了母亲长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勤俭持家,我家的餐桌相对还是丰盈的。

母亲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有原则的。

当年,在湘西那个四面环山的村子里,我们家是独门独户,方圆三里内没有人家居住。小时候,我特羡慕居住在村庄里的童伴,羡慕他们可以随时提脚串门玩耍,打一个哦唷就可以召集三五个小伙伴玩各种游戏,相约着砍柴、放牛、割猪草。

母亲不准我们随意跑到院子里去玩,招惹是非。更常常教导我们:小孩子要有礼貌,谦虚,看到人要打招呼。年纪大的叫爷爷奶奶,伯伯、婶娘……得到别人的帮助要及时说谢谢。

直到我长大成人,母亲仍是管教很严。记得一次吃午饭时,住在我家的几个烧碳佬讲了个什么笑话,弄得嫂子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憋不住也笑出了声。母亲脸色立即就沉了下去,她将手里的碗筷重重地放下,狠狠地剜了我们一眼道:女孩子不知轻重,跟着男人嬉笑傻笑的,像什么话?没一点体统!

母亲为人善良,待子女有柔有刚。

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她从不偏爱哪一个。用母亲的话说: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手掌手背都一样。小时候缝过年的新衣服,做新布鞋,母亲总能在大年初一时让我们四姊妹穿上新衣服、新棉鞋。长大成家后,大到家里卖了南竹杉木的钱,小到割了两斤野蜂蜜,一坛剁辣椒、几块腊肉……母亲必会平分成四份,一家一份送到或是捎来。

就在前几年的秋天,母亲突然来电话说要下来深圳送东西,说是马上去县城帮弟弟照看小孩。而她春上种的瓜蔬,养的鸡鸭已整理分成四份。姐姐和弟弟的已托人捎过去了,而我和哥哥远在深圳,路远,东西多,不好捎。

眼看着给我和哥哥准备的东西捎不来深圳,母亲执意要亲自送到深圳来。

考虑到母亲坐长途大巴的艰辛,我几次在电话里劝道:“妈妈,如果只是为了送东西来,真的不用了,路上确实太辛苦。深圳什么都能买得到,你不用牵挂我们。分给我与哥哥的东西,您送给姐姐和弟弟吃吧。”

母亲听罢显得有些生气:“我知道深圳什么都有得买,但那不是你妈种养的。再说,我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如以前好。以后,你们想吃我弄的东西也难了。这次,临到给你们份,我必须送下来,你们吃了,我才安心。”

著名作家老舍说过: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的,因为有母亲在,至今我仍是孩子气十足的人。我仍是在最脆弱的时候喊出:妈妈,妈妈!

●出发

每一次出发,临坐车
母亲抢着父亲的先
递袋子

递一袋,说一件事
递一袋,又叮嘱一件事

这世上,唯有爱
永远说不完
也递不完,像满天星
数也数不清

方竹

老了的母亲,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说带她去我新上班的地方
看一看,那里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风景

她摇头,就怕
那一些不认识的人
一脸的陌生

外面的世界
在母亲心里
隔着一截不可逾越的距离

不敢让自己走出去
只想,让自己
呆在熟悉的胡同小巷

人一老,就像一个跟脚的孩子
像我们小时候,跟着她
出出进进

老了的母亲,像一个孩子(外一首)

母亲

张录早

母亲节快到了,而我的母亲却早已去了远方。
我伫立松花江畔,含泪遥望故乡的天空,把祝福送给你,母亲啊,祝你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我小时候的调皮,多少回让你伤心牵挂。十岁的时候,我在小溪江捉泥鳅,抓螃蟹,弄脏了衣服,回到家隔着木屋壁听到父亲在发脾气:“又去玩水了,看回来不打死他!”我害怕父亲打,就悄悄地溜了。

中午时分,我肚子咕噜咕噜叫,却不敢回家,想到了大姨家,母亲每次领我上大姨家,都有好多好吃的,任我玩耍从未打过我,骂过我。

大姨家离我家两里地,沿着田丘一条小径,翻过一道小山梁,便到了山脚下大姨家。大姨看我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也没多问,给我热好饭菜、换好衣服,叫表哥领我去玩。

夕阳西下,火红的晚霞映亮了远天,羞答答的月亮悄悄从东方升起,天空又变成了一片瓦蓝色,清静明亮。

我和表哥在用石头泥巴在小溪江垒水坝,垒得兴起,突地听到大姨在叫我们:“早仔,显玉仔,快回家吃饭了!”

我随表哥回到家,看见母亲端坐在饭桌上。

“姆妈!我不回家!”我怕回家挨打,真的好怕吃父亲那几筷子。

“不怕,有娘在,吃完饭就回家!”

“嗯!”

回到自己家,父亲竟然没打我。

后来听说,我不吱声就上了大姨家,母亲叫来大哥沿着村里小河一路找我,生怕我有个不测。母亲在小溪江岸上找了两个多小时,被寒春的河风吹感冒了。

时光流转,我很快上了初中。

有个严寒的冬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到校工大叔在门口叫我,说有人找。

我走出教室,看见满头雪花的母亲,颤抖的手上提着一只小火箱,瘦弱的脸面冻得青红青红。

“姆妈!”我满腔热泪。

握着母亲冰凉的双手,看着她被冰雪浸湿的布鞋,我赶紧脱下自己的干布鞋,给母亲换上。我摸到了母亲脚上那双冰冻了的布鞋,心情万分沉痛。

“世界上最心痛的感觉,不是事业上的失败。而是母亲把心交出来的时候,却遭到冷遇。”这句话,我一直深深地记着。母亲点点滴滴的关爱,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放在心头,永远珍藏。

母亲松开我的手:“早仔,好好用功读书,姆妈不冷!”说完,放下小火箱便走了。

凝望着那瘦弱如柴的背影,在风雪中渐行渐远。我握着火热的火箱,泪流满面。

多少回,阴雨绵绵,我在空旷大地中行走,一人一伞,一腔哀愁。泪眼迷蒙,依稀看到你佝偻的身影,站在屋前,苦苦等待久别未归的我……

多少回想念,不敢多说,怕儿子担忧;多少回依赖,不敢多言,怕成了儿子的负累。最后你,考虑最多的,依然是儿女!

年少时,以为离家是自由,没少顶撞母亲,让你烦恼,让你牵挂。而今,母亲不在,唯有悔恨。天道轮回,若来世再能相见,我还愿意做你的儿子!

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你不用再为我们的生计操劳,为你的孩儿担心。在母亲节,儿子衷心祈祷:母亲,一切安好!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287029106

遗失声明

▲ 邵阳广电影城有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043001900104,发票号码:18209823,声明作废。